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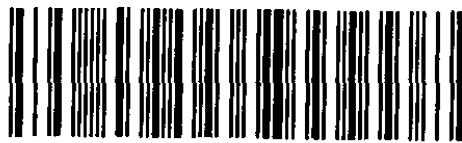
勞動的曙光

陳波兒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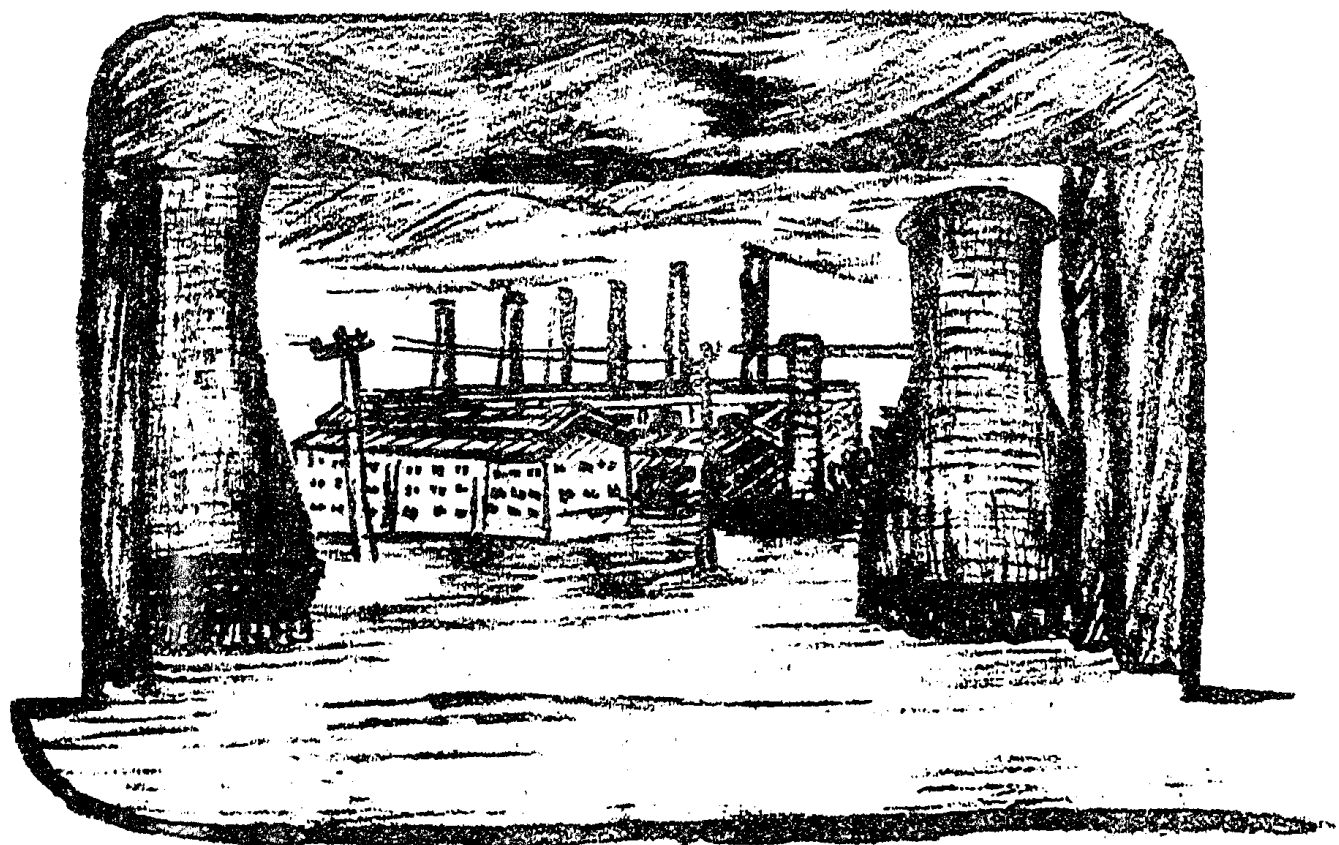
勞動教育

呂 洪 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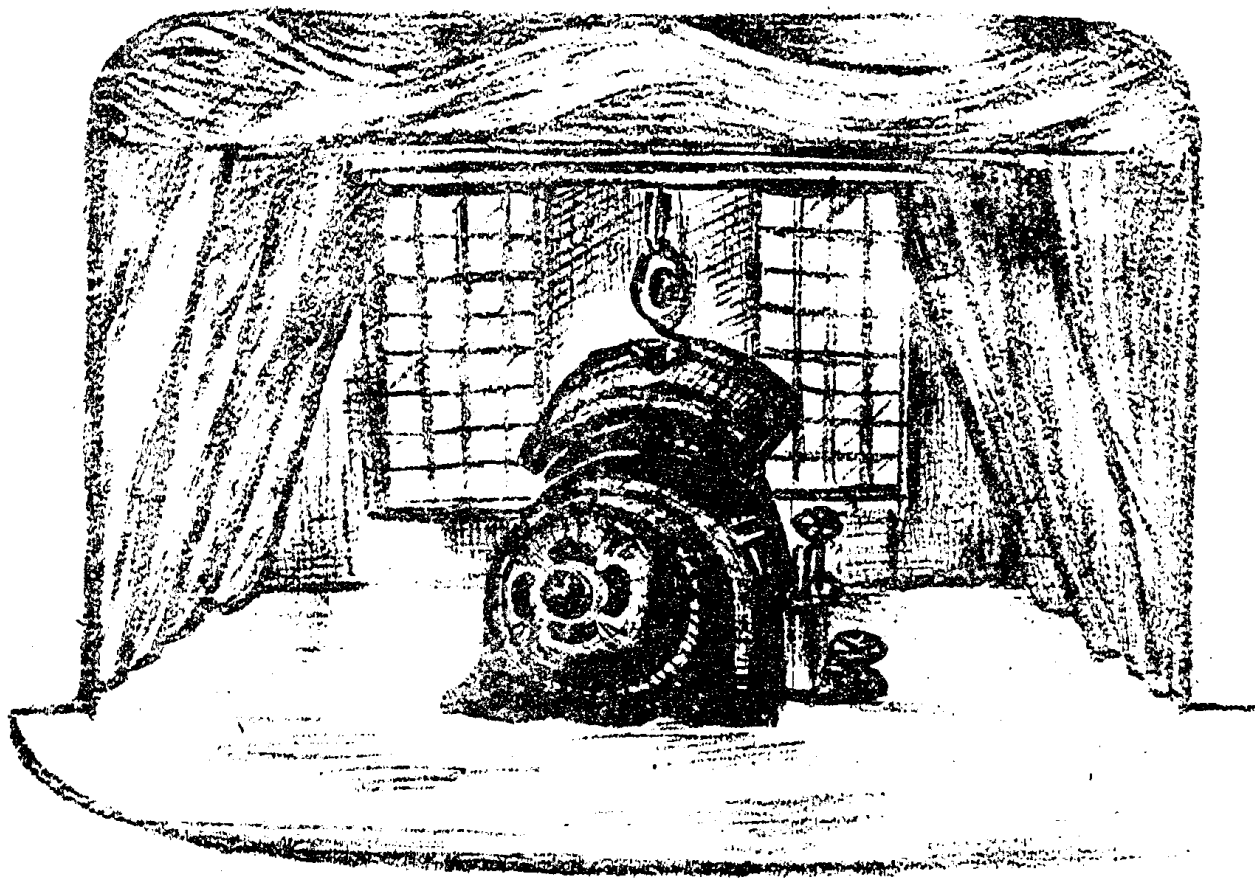


3 0614 2595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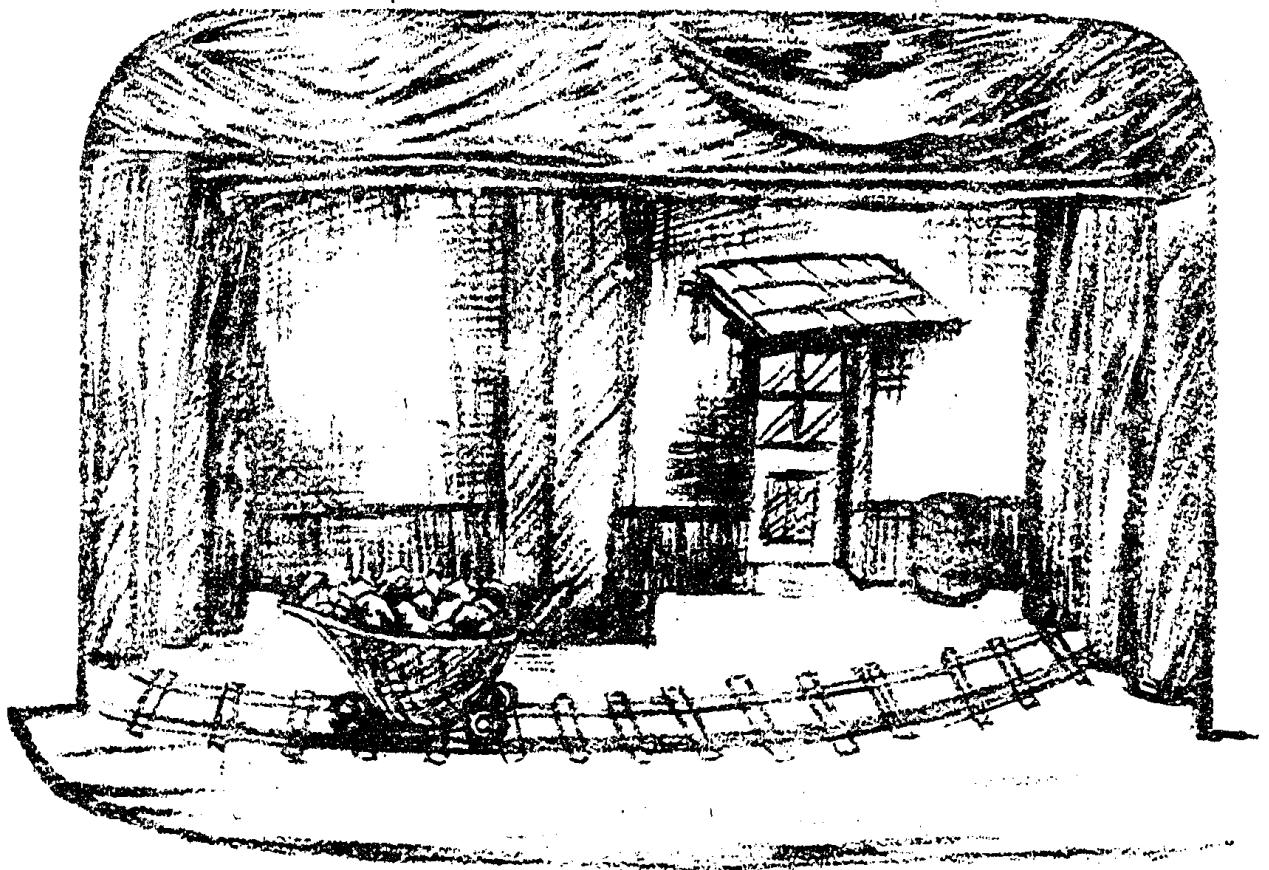
中國書局發行



發電廠遠景 徐渭繪圖



汽機圖 徐渭繪



銅爐房門外 徐渭繪圖

第

一

幕

854-6
383-12

2

時間：一九四六年五月——一九四八年一月

地點：發電廠

人物：周明英：大個，帶有最優秀的工人品質，待人忠厚，對工作負責，肯用心思，說話與動

乾脆，聲音宏亮，性格屬於好動，急躁的類型，僞滿時他就是修機工匠，現在四十

五歲

周 妻：卅八歲，與周共過多年患難，多愁，安分守己，不明天下大事。

小群子：周的唯一兒子，年拾，壯個子，活潑聰明，

孫師父：他是個熟練的鍋爐技師，性樸直、待人柔和，富有正義感，胖個，年四十餘。

曹師夫：修機工匠，和周是老合作，年三十二，專門學校畢業的知識份子，好講理論，有點自大。

趙股長：僞滿時即爲修機股長，年約五十，憑經驗辦事，性格遲緩，保守。

廠 長：發電廠軍事代表兼廠長，老幹部，年約四十，對人真誠，對事負責。

李 怪：修機工人，工會主任，年卅四。

宋春海：修機工人，積極份子，年廿五。

于華山：修機工人，積極份子，年廿二。

蘇 廷：修機工人，落後份子，崇拜外國技術。



95370

王敬生：配電盤工人，廿九歲，國特。

老艾：鍋爐工人。

老金：鍋爐工人。

鄰居甲：青年工人。

鄰居乙：老頭子。

鄰居丙：中年工人。

鄰居丁：老太太。

小孩：一，二人。

通訊員：一人。

參觀者：甲、乙、丙、丁，其他。

第一場

時間：一九四六年五月

景：周家

人物：周妻，小羣子，孫師父，周明英，李怪。

〔周妻坐在炕沿上，補縫着什麼，他愁着這個時代多亂，愁着他們的窮生活更沒有法過，兩手拿着破衣角抹淚，喘了一口氣，忽然有什麼聲音似的，他抬頭一看，又轉身取出破盆接住漏雨的地方〕

妻：唉！雨下不完，咱家也漏個不完……早些年頭是日本兵，今兒又是紅軍，明兒又是什麼中央軍，接收大員，後個又是八路軍，唉！一陣雷電一陣風，這個世道誰曉得……〔走到門外喊〕小羣子！小羣子！〔自語〕怎還不見回來呢？真把人急死了！外頭人言傳，說窮棒子都要趕西邊去。這還了得！這房子雖說漏，漏，漏；總還蓋住了三條身！唉，怎整呢？……〔小羣子打門進；頭髮是濕的〕

小：媽！

妻：小跳皮，這會兒才回來，怎整的？把媽愁壞了。

小：媽！爸爸沒有找見！

妻：不許撒謊，你摸摸媽的心，撲通撲通的……好好說！爸爸怎不回來吃晌飯呢？

小：真的沒有找着。工廠門口，站的八路軍，看我過去了，說：小鬼，你要找誰呀？我沒敢說哈！趕忙就回來了，爸爸沒有見着。

妻：你沒有見着，就對咧唄，說找不着，整的媽心裏直發慌。

小：媽，我心思爸爸，會參加八路軍呢。

妻：瞎說，你爸爸做了一輩子工，光說上發電廠來當師父也有個二十二年頭啦，他能捨得那機器嗎？

小：他怎不想回家呢？前天開會，昨兒開會，今兒說不定也在開會，會開來開去，爸爸跟着就會開跑的！

妻：胡說，當兵的事兒，誰願意自己去呢？你爸爸喜愛機器比喜愛你還強，他懂得機器的皮氣比懂得自己的皮氣還強，他能丟了咱母倆，也不能丟了機器去當兵呀！……不過，話還得說回來，喜愛機器還不是爲了你，我活命嗎？叫他去當兵？他捨不得你，咱成家到今兒才有你一個呢！……「忽然看見」瞧這孩子，雨淋的臉上都是水珠，「用袖口給擦」自己不會揩一揩嗎？拾歲啦！

小：不，不是雨水，是汗，媽，你爲啥老把窗戶都關了呢，怪不得我熱得慌。（欲去開

窗

妻：「鼠之」不，不興開，熱點怕哈呢？你沒有瞧見那八路軍那窮樣子嗎？

小：咱們比誰還窮，他能搶個哈呢？

妻：咱們還有兩個破碗，兩床破被子，搶去的話，你喝哈蓋哈呀？再說人家還要來佔咱們的房子，攆咱們走呢！你爹一開頭不是說過嗎？八路軍個個穿的一樣破，瞅那窮樣，不像能打仗的，土里土氣，哈也不懂，管摩電車叫小洋房？電車在街上走，他說瞧那小洋房在馬路上到處跑，真不得勁，你心思心思這些人不是從山裏出來搶人的胡子嗎？

小：前些日子八路領咱們鬪爭川本，替咱們窮棒子出了氣，大家說這軍隊和別的隊伍不一樣，他還能來搶咱們？攆咱們走嗎？

妻：攆！？爹一定不讓，要不啲，媽也不答應。「狗叫」看誰？

小：爹回來了吧！

妻：得孩子，爹回來了狗還能叫嗎？八路軍來攆咱們來了！

小：媽，我怕！「抱住媽大哭起來」

妻：不怕，不怕，快，媽去開門，「孫師父進來」

孫：周大嫂！嘻，嘻，嘻。〔笑〕

妻：喔，孫師父，你呀！

孫：嘻嘻，我，沒錯，就是我呀！嘻，嘻，嘻。

妻：孫師父你又喝醉了！走路里里歪斜的，眼大耳掙的，難怪剛才狗咬呢！

孫：喝是喝了，沒醉，周大嫂，應該喝呀！

妻：還是一句老話，孫嫂子省下兩個錢都讓你喝了。

孫：今個天下的事和從前大不相同了，怎不叫我喝上兩口呢？不用說兩口，就是兩斤也不算嘮，想起那天鬪爭川本的時候多痛快呀！還有……

妻：還有嘮事叫你樂的這個樣子，我心裏正犯愁呢！？

孫：犯愁，犯愁是那漢奸腿子的事，周大嫂你沒有看見那一回，要是你看見啦，包你也樂死了。

小：孫叔叔，你嘮了半天到底還有啥好樂的事呀？

孫：喔，小羣子過來〔牽〕讓孫叔叔好好給你哈一哈〔坐〕嘻，嘻，嘻，小羣子，在咱們工廠後沿，不是有一幢大高樓嗎，大伙瞧得見，可是大伙的眼睛不敢往那邊瞧，小羣子，你聽不明白叔叔的話吧。

小：明白，明白，你講吧！

孫：就是那幢大高樓，裏面能裝三四萬人，

小：裏面能住三四萬人？

孫：不，不能算是住，是裝！大高樓的外表看起來雖然很高大，裏面不但不高也不大，格的小格子；好比蜜蜂窩，人進去啦，不能坐不能蹲，只能站，你尋思這能叫住嗎？我說裝，人是裝進去的，這沒有錯。

小：唔，聽明白了，人裝在裏面，連脚都伸不開，你說樂，那有啥好樂的呢？

妻：小孩子，好插嘴，讓叔叔慢慢講吧！

孫：我說的呀，十四年來裝進去的，儘是我們窮苦人，去年那一天，我瞧的；嘻嘻，不知道從什麼地區押來了一批漢奸腿子，蘇聯紅軍橫着一支槍，嘿！那些害人作孽的壞傢伙，彎着腰隨着走，一個挨一個，規規矩矩的，眼睛朝下，斜看着那根一閃閃的刺刀；過去，過去了！哈哈，哈哈，他們那些狗傢伙都變成那個熊樣，走進那幢大樓裏去啦。哈，哈，哈，大嫂，我每一次想起這回事就喝上兩口，能算錯嗎？妻：那能是個錯呢？我說日本垮了台好是好，八路軍領導幹活的關爭川本也是好；給咱出了一口氣。就怕日子久人心變了。天天叫去開會，誰知道他們想整個啥花樣嘞？

小羣子他爹鬧的昏頭昏惱，也不像平常一樣，按時上班按時下班，今兒沒有回來吃晌飯呢。

小：孫大叔，我爹跟你一齊開會，你沒瞧見他嗎？

孫：瞧見了，

妻：開會到底說的啥？

孫：說什麼敵房管理委員會要成立，要周師父參加，別的我聽不大明白，有一陣，心裏忽然想起去年這回事來，開完會之後，我就溜到小鋪裏去倒上四兩酒，還沒有喝醉，嘻，嘻，嘻。

妻：孫師父你剛才說小羣子他爹參加哈，參加？不是當兵去吧？

孫：參加什麼敵房管理委員會，我不是說了嗎？

妻：啥叫委員會？摸不清無非是叫咱搬家的事吧？

孫：大概是就是那些事！

妻：我的老天爺呀！這怎麼得了呢？真是得搬！「周上」

孫：唔，周師父回來啦，大嫂正惦着你哪！

妻：「藉激動」我的老天爺呀，你老迷糊啦，你答應人家搬房子，你心思人家是好待

你？天下那有便宜事，叫你不住壞的，住好的？還不是騙騙人，把你攆出去就變了嗎！

周：你是怎整的，發瘋啦？「不是賣嘴口氣」

妻：我看你才是瘋啦，我跟你窮了一輩子，這點事我還不傻，你怎不替自己心思心思。

「哭」

周：做飯吃吧！……去吧！愁啥呢？你不傻我還不是不傻，放心去吧！我肚子餓啦。

妻：好，你攆，我可不能攆，「不服的下，小夥子跟着下」

孫：敵房管理委員會，要你參加，叫咱們鍋爐班也參加上一個了……「愚不懂狀」爲啥叫工人參加？會不會是什麼圈套呢？

周：圈套？我看還不像。至於爲什麼叫工人參加？又爲啥叫我參加？這點道理我也猜不透。「思索」

孫：要你參加還不是因爲國爭川本的時候，你敢說話？自然咯，大家伙也就把你看上啦，還有李怪，他參加，我也是猜中了的……他真是個怪物，十四年沒有說過一句話，到快光復時候啦，蘇聯飛機轟炸鞍山，他高興的忍不住，才說了一句『鞍山給炸了』，這就蹲了巴籬子了……算他運氣好，不久時候，紅軍攻到了，才又見了青

天，大伙選他當了工會主任，話可真說的不少，大伙管他叫積極份子，一點也不怪了，敵房管理委員會，有他一名，我猜的一點也不錯。

周：你的意思是說他們把我也當積極份子看待了？

孫：不大離兒！

周：你爲啥就不積極呢？

孫：怎不積極呢？八路軍接收以後，我天天都到鍋爐房去，照看照看，怕有壞人搗亂，吃虧的就是我口舌笨，有話說不出，其實惱瓜子啥也清楚。

周：你說你啥都清楚，那我問你幾個問題看看。

孫：咱們在一塊幹了一、二十年，況且我就住在你隔壁，誰不知道誰呢？想考試考試我！問吧，有啥不好答的呢？

周：八路軍究竟是不是好軍隊？

孫：「聽了一聽」你不是說過的嗎，八路軍穿的破破爛爛，武裝也不整齊，有什麼好呢？聽說中央軍都是美國式的裝備，那才好呢。

周：廠長說共產黨八路軍是給窮人辦事的，你覺得這句話可靠嗎？

孫：你不是也說過嗎，他們來到了，不搶就不大離兒；還談什麼辦事不辦事的呢。

周：他媽的！叫你說，你啥也沒說，說來說去，說的是我說過的。

孫：咦，我看你說的挺有理呀！

周：不對頭啦，我的看法不同了。人的眼光不能放死，你不瞧瞧人家的行爲，不像咱們開頭所想像那樣了！

孫：「拎着說」是呀，不像咱們開始所想像的那樣了。剛才你說攷試，一下把我攷迷糊啦。

周：我說：第一、你看人家借哈還哈，對待老百姓客氣，自己的生活也艱苦。第二、你再瞧我們那個新來的廠長，他還兼軍事代表呢，可是他的樣子還比不上過去那些熊科長有架子，吃的也跟咱們一樣，高粱米大蔥沾鹽水。再說第三，廠長說咱工廠是咱工人自己的，往常我是這樣心思，工廠是有錢人開的，活是窮人們幹的，天南地北都是一樣。現在工人既然翻了身，又說工廠是自己的了，那爲什麼川本那小子還大搖大擺的走來走去呢？我說不行，要鬪他，後來真的把他鬪的老鼻子了，最後執行了槍斃。這一下我才開始相信，共產黨確是來給窮人報仇的。再往後呢，把有技術的工人，又都請回來了，蹲巴籬子的，受冤枉的，都放出來了；工人自己成立管理委員會，自己管理自己；從前那有這些事？放屁還不行呢！叫人活得下去就算大

赦。從此以後廠長的話我慢慢的也入耳了，『工廠是咱們自己的』這句話，也相信了。其他工友們對共產黨的看法，慢慢不同也就是從鬭爭川本之後，你說對嗎？

孫：鬭倒了川本，工人就算當了幾分家，窮人也算報了仇啦。我常常因為這高興。剛才喝了四兩酒，回來看見大嫂爲搬房子的事正犯愁呢！「李怪上」

李：周師夫你在家！

周：哦，李怪，有啥事呀？

李：就是剛才那個事兒「周妻提飯出，在幫」

周：我不是參加討論了麼？還有啥事呢？

李：你走了以後，工會幾個同志又合計了一下，說工友們不了解，說那幾幢紅樓都是日本當官住的，大家不敢去，怕沾包。

周：我也那麼心思！將來沾包了怎辦？

孫：日本完了！國民黨把好的挪走了，我心思就不會來了，沾包？不怕！

李：對了，日本人，國民黨，哪怎能回來呢？有他回來的日子來說吧，咱們只有拚到底呀！有他活就沒有咱們活的。過去找不着人給咱們撐腰，現在八路軍從關內跑來救我們，我們還不算攔，那不是給自己尋死路嗎？

孫：你講的話挺對勁，我就是這麼想的，可惜嘴笨說不上來。

周：「周李」按你的說法頂有道理，他們真的不會再來，那就好。「總一總」以後跟大伙合計的結果怎樣？

李：大家的意思叫你先搬，自從你積極的鬭爭川本之後，工友們對你有了信仰，你要是搬了，他們就覺得不至於上當。

周：我先搬？

妻：「倉把碗放下」李怪大叔，你說啥？你們周師父從小給人家捲烟捲，背孩子，放豬，推磨，當半拉子，當鉗工，半輩子找不到一所安身地。你還不清楚嗎？這幾年住上這間破漏房，總也算把三口子蓋住點。你怎就聽大家胡勾八扯！要把咱們撵出去？李怪大叔呀，你怎忘了本啦？你自己的家搬了不也是得完蛋嗎？

周：「對李帶着失體面而解釋之意」嘿，他的落後腦瓜子比我還解不開！

妻：孫師父你出來說個公道話吧！

孫：「無語」

妻：不能行！「看看大家」怎麼？你們都變了？！

李：周大嫂，你放心！共產黨沒收了敵人的房子，讓工人搬去，叫咱們住好的。明天你

們先搬，不會錯。

妻：明天就搬？唉，唉，你說的到容易呀！拾奪拾奪還來不及呢！我不搬，誰愛搬他就搬。

周：有啥不對頭我來承擔，你幹活去吧！〔向小祥子〕小祥子把他引出去。〔孫妻同出，自尋〕老李我心思不願住洋樓的人倒是沒有！……不過……

李：只要你一搬，大家都不至於害怕啦。

周：老李，不過我還有一句心裏話沒告訴你。

李：啥話，你儘管說吧！

周：八路軍多暫走呀？

李：八路軍多會也沒有說過要走呀。

周：咱們搬家住洋樓倒是不錯，夢也沒夢想過，可是……

李：你到底有啥顧慮呢？

周：今兒搬了是好，將來他們又把我們攆出來的時候，我們能說個啥呢？還不要住馬路了嗎？再說趕掉我不算啥，趕掉別人，我是帶頭的，還受得起那個罪名嗎？

李：周師父，八路軍從關里開到這，爲了救窮人來的，好不容易！能走嗎？中央軍要來

是填人造的謠。要是有個啥事，窮人還不是更要靠攏一齊嗎？你是窮人，我也是；我還能騙你，說慌嗎？

周：對，窮人終歸是一家人。「肯定的，對自己說似的」

李：明兒你還是搬吧！

周：好吧，說哪幹哪，沒有二句。

李：對，你在，我走了。「李下」

周：「褪了一褪」小羣子！「小與媽一齊上」小羣子把家拾奪拾奪，明兒爹帶你住洋樓去！「妻很不滿意而無可奈何的望着」

小：媽呢？

周：她呀！眼前不是講民主嗎？隨她便吧！「開玩笑似的說着」

——幕徐徐下——

第二場

時間：一九四六年七月

景：周家新址、院裡門前，有幾株小菓樹（新址是偽滿工廠職員住宅、紅傳小洋房。）

周妻在門口紡綫，小羣子由屋內跳出來，在小果樹跟前，捉蟲傾酌。小羣子開始愉快的唱：

人物：周妻、小羣子、蘇甦、王敬生、周明英、廠長、李怪、趙股長。

小唱：強盜在，櫻桃菓子粒粒青，主人來，櫻桃菓子紅晶晶。（當他重複唱的時候，蘇甦在屋後面了，紡車輪子轉動）

妻唱：紗兒轉，紗兒長，紗兒長來把綫紡，綫兒織布能穿暖，解放人兒多喜歡，家家戶戶生產忙，一心要把強盜趕。

（小羣子伸出頭來，蘇甦揭帽，大笑露出）

小：媽，你說把強盜趕，強盜是誰呀？

妻：死孩子，強盜就是強盜唄，你到說說看。

小：我不告訴你，媽，咱們搬來幾個月啦。

妻：有兩個來月了吧，真快哪！

小：早先你說定規不搬，爲啥又說搬來兩個月來啦？

妻：死小子！「起來取棍子追子，砍打」你到跟我兩挑皮啦，打你這棍子看你怎的！

小：哎呦，媽！我不說啦……強盜在櫻桃菓子粒粒青，主人來櫻桃菓子紅晶晶。「一扇

一扇的，飛走，母追下，修農工入蘇縣和留農工入王教生上」

蘇：「周王」周師父不在家，找到大嫂又沒啥好說的。

王：不要緊，碰上個三幾句，時間不就過去了嗎！

蘇：火頭那麼大，哪能有那麼容易過去的呀？

王：火大燒的快。

蘇：五、六號發電機不管使，三號再一燒，發電廠就不成個發電廠啦。

王：發電幹啥用呢？小豐滿曾有電過來的，你愁啥？「當時小豐滿曾在蘇區」

蘇：小豐滿有電，但是不往咱們這邊送啊……不過，給送不給送咱不管，就是眼前自己

沒法幹的——失業，我是這樣尋思——。

王：國民黨中央軍快開到，局面就不同啦，這幾部爛攤的玩意兒換上美國的，還有啥幹不成的呢？

蘇：國民黨來得了嗎？

王：眼看就會來。

蘇：眼看就來？

王：不來你上小豐滿去唄，還不是一樣幹活掙錢？這兒，你看那窮樣，有活幹也不一定給發工錢。

蘇：「忽忽起」喂！我怕人家知道我們不去救火……

王：不救不是你一個，還有我怕啥？

蘇：你是在配電盤工作的，關係少，我是修機班，咱們的責任不好比「忽走，周周妻上」

王：哪，哪，周大嫂回來啦，你找他有事，你先說吧！

蘇：「沒法想」你說吧。

王：看，你的事讓我說。

妻：你們倆有啥事儘管說，小羣子他爸爸不在家，回來我告訴他得啦唄！

王：「吞吞吐吐」他……他……他說中央軍就要來啦，周師夫給共產黨幹的太起勁，將來沾包不好辦，想給周師父勸說勸說，嘻嘻嘻嘻……我替你們一家三口尋思也是……唉，真犯不着呢。

妻：他爸爸真是一天不同一天，可是呀共產黨沒陰錯的，咱也沒陰錯的了。「小祥子」

上」

小：媽！着火了！着火了！

妻：什麼地方着火了？

小：發電廠着火了。

妻：怎整的，着火了！爸爸哪

小：沒回來！

蘇：不要緊，小火！

妻：你知道廠裡着火，怎不告訴我呀？

王：不知道，他猜大概是小火，不要緊！

蘇：我回去，你們睜！

王：不睜啦，咱們一同到廠救火去，周大嫂你在家，咱們給你看周師父，「同下」

小：他們說的房子燒的都看不見了！

妻：孫老太太！小二嫂！着火啦！着火啦！孫老太太，郎大叔！「群衆出」哎

呀！你們快呀，廠燒了你們還不知道呢？

羣：不知道呢，怎的！

嫂：我看有人往那邊跑，誰想到是這個事呀？

妻：大家快救火去呀！

羣：對，快走！……孫老太太，你不用去啦！

老：我不能行，我也要去看看呀！走吧！快！你們頭裡走！「下」

小：媽：他們說爸爸站在那架出事的機器上，一隻手拿着水管往屋頂澆，一隻手拿着鐵

皮頂在頭上，房頂都垮下來了！

妻：這個事，真是，不會燒死，也得壓死。小羣子你在家，媽去看看。

小：媽！我也去。「圍住媽的時候，周上，衣服燒破了，險上沒嚇」

周：上那去呀？

妻：哎呀，你回來啦；燒的怎樣啦？

周：燒的，嘿，够噲！「把破衣服脫下」

妻：真是，我的老天爺呀，誰都不像你那樣傻幹！

周：從前燒了甯不管，現在燒得不屬日本，已經屬于自己國家的了，看見着火還敢不救，

媽？（不着急的解釋着）

妻：人家蘇甦，王敬生就沒去。

周：你怎知道？

妻：快去洗個臉吧！

周：我問你怎知道？

妻：剛才還來的唄，我看出他們是有心來咱這裡躲開的。

周：他們沒有國家良心，咱不是那一號子人，「和事翁教導」

妻：洗個臉，洗個手吧，「盥去湯水」我去整些水來。「查廠長，李怪，廠長，周

上」

李：周師父，廠長，看你來了！「周妻把水放在一邊，忙把沙袋放進屋去，小祥子白之

下」

周：廠長！工會主任！

廠：周師父！怎麼樣？剛才好危險呀！沒有燒壞吧！「查查屋頂上」

周：沒有，沒有。

廠：工友們都很盡責任，大部份都去搶救了，周師父站在火頭上，起了不少的帶頭作

用，工會主任也賣了一把子力，很好！

周：沒啥，沒啥！

李：局長，政府打電話來慰問工友們，又關心機器燒的怎麼樣？

周：日本鬼子跑了，機器都是咱們國家的財產，大家伙保護它，都是應該的。

廠：局長問，三號燒的這樣，還能不能修理呢？

趙：我說困難。

廠：修理的話，有啥困難呢？

周：困難是多呀！

趙：我看乾脆就是不好整。

廠：爲啥呢？

趙：從前舊日子機器有啥毛病，都是從大阪請技師來修理，咱經驗不夠，懂得怎整的？

廠：你是修機股長，經驗不算少了，能不能想個辦法呢？

趙：我的經驗就是沒有整過這個，能整的話還有啥說的呢？

廠：唔，周師父，你的意見怎麼樣？

周：我們只有這架三號能發很小量的電，不巧自動調整汽的彈簧壞了，今天才發生了這

大的火燒……

廠：趙股長，周師父，你們看現在本市好幾十萬人口沒有電使用，這個問題怎麼辦？

趙：哎呀，不好整。這幾架發電機都是過了年令的了，說不上那塊要燒就燒，要炸就炸，把宅修好了也是白瞎。

廠：可是這麼大的一個人民的城市，我們怎麼忍心叫宅不發出光亮？咱們試辦試辦吧！

……「轉探周態度」周師父……？

周：我個人倒好辦，趙股長得說話！

趙：我做事要憑經驗，沒有經驗亂整，就是不負責任！

周：修，我心思也不太難。

趙：修不如將來叫政府買新的得了。

李：剛才廠長在工廠裡和工友們商量了，大家還沒有說不能修。

廠：你們看，這樣好不好？……

周：是發電廠就要發電，發不出電來工友們面子也不好看，況且工廠是咱自己的，咱不

幹叫誰幹呢？我能行！

趙：你能行別人還不一定，修機班工友們的技術我很清楚。

廠：趙股長，我說呀，修理好的話，局裡還能給獎金。

李：獎金？共產黨解放了這地方，工人們當了家，咱們不能叫自己的家黑洞洞，修機器是工友們自己的責任，怕工友們不樂意拿呀！

廠：局裡決定給大家一點額外的報酬，這也是應該的。

周：報酬，意思是說拿酒錢嗎！不行，不行……喂，老趙你說吧！

趙：我有啥好說的？

廠：好，這件事由我負責，共產黨說啥做啥，希望工友們盡量修好為止，「肉趙」你是修機股長「指周」你對機器熟識，你倆多帶頭！

周：不過，還有一點，我看工友們的腦瓜子還是迷糊，到底爲誰幹還是不摸底……

李：對，咱們今晚開個會，動員動員，周師父，趙股長你們要發言，叫大家相信一定幹得好！

周：好，好！
趙：好，好！

廠：這件大事，就靠大家了！「拍肩，握手」我回去了。「大家坐下」

——幕落——

第三場

時間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景：周家新址室內。

人物：周，周妻，小羣子，孫師父，鄰居甲，乙，丙，丁。

〔周從勞模會回到家，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帶着滿意而自負的心情，踢開門入，手上抱着各樣獎品，在屋內來回踱步，妻由另一室出來解其心情，照常時給他倒上茶水〕

周：喝什麼水呢？

妻：「鬆解」啥事叫你不滿意，有話好好說，生那麼大的氣幹啥呢？

周：「一時鬆解向妻說明」不要鬧噱！走……〔稍急躁，妻躲避，旁立〕

妻：「見桌上時」哎呀！今兒還買了這些東西？

周：「似有聲會他」小羣子！

妻：小羣子沒有放學哪！〔欲下〕

周：小羣子他媽，「臉轉笑色」你去打上二斤酒！

妻：二斤？從來也沒打過二斤，自從共產黨來了以後，我瞅你每天每天都是高高興興

的，今兒又是怎的？

周：沒啥沒啥？我說去打酒！打完酒來了再說。

妻：好，就去。「下」

〔周有意無意的找到一塊破鏡子，照照自己的臉像得意的樣子，孫師父提着一壺酒，後面跟着一大羣男女老少上〕

甲：周師父你中了狀元啦！

乙：周師父你怎不早告訴咱們？

丙：周大嫂呢？「找」你家裡出了喜事啦！

丁：請喝酒吧，不用嘮別的了！

孫：酒麼？我不是帶來了嗎？

周：大家伙像蠅子一樣轟進來，有啥事呀？

甲：你當我們耳朵聾嗎？

乙：我們早聽到了！

丙：你還帶了大紅花！

丁：周師父，你到底是有技術！

周：技術！早先不也是這點技術嗎？這陣才有人瞅得起咱們。

甲：讓周師父告訴咱們，人家怎麼瞧得起呀？

孫：喝上一杯再說吧！〔敬上一杯〕

周：〔唱〕戴花，……照像，上台講話，……市長，還有什麼首長都走過來握手，點烟，平起平坐！……

孩：婆婆，哈叫平起平坐呀？

周：〔向小孩〕平起平坐就是和首長們站在一起，坐在一張凳子上唄……喔，還有像，照活像，叫做上電影！

甲：上電影！那不當了明星了嗎？

衆：〔大家哄笑〕好，周大叔當了明星啦！

孫：人家可不叫明星！

衆：叫啥呀？

孫：叫英雄！

衆：英雄？窮棒子！黑手抓子！怎麼是英雄呢？

周：早先時候呀，狗熊也要不上，不用說英雄啦！

衆：「笑」哈，哈，哈，好！周大叔英雄！〔周妻買醬上，群衆向周妻〕周大嫂回來了！

周大嫂你當了英雄太太了！

妻：大家伙轟一屋是幹啥的！

衆：「齊聲」我們是來道喜的！

妻：道喜？

孫：周大嫂，喝一杯，喝一杯！

妻：喝他幹嗎？不會喝的喝啦，不是白糟塌了嘛？

丙：英雄太太，你不要裝傻了！周師父當了英雄，你還不知道嗎？

妻：啥叫英雄？你們鬧轟轟的，到底幹啥呀？

孫：他們告訴你，周師父當了英雄啦！

衆：對了，英雄，勞動英雄！

妻：「按耳朵」不懂，不懂，咱是窮人啥也不懂。

丙：……他是勞動英雄，你是英雄太太。

妻：勞動英雄？哎呀，這一輩子沒聽見過！

周：喝吧，大家伙喝一杯吧！〔周上幾杯給大家〕

羣：「喝」謝謝！恭喜！

周：再來一杯吧！

孫：周師父……

衆：不是。周英雄！

孫：對，周英雄！你把你上台講話的事告訴大家吧！

周：那有什麼好講的呢？我講的話自己也記不得了。

衆：不要緊，你講吧！

周：講就講吧，反正英雄也當上了！

衆：可不是嗎，講吧！

周：先從三號發電機說吧！三號是架中號的老機器，發起電來聲音是卡拉拉卡拉拉的響，誰也討厭他，日本鬼子在的時候，再多也只能發四千基羅瓦，這回才花了一個來月的工夫，就把它修好，並且發電量提高到六千基羅瓦，局長說這個事非獎勵不可。

甲：周英雄，我們要知道你上台去講些什麼？

周：別忙，就講到啦。就是有一天吧，局裡宣佈我當選爲二等英雄，要開大會發獎，還

要我答辭。哈！答詞咱也不明白。我說黑手爪子會做活不會講話。後來李怪給我記，我講，按這稿子我又背到半夜，一字不差都背出來了。今兒來了一輛汽車，把我整到會場去了。人有的是，又叫我坐到台上去，我心里一五一十，上下儘跳人正整的迷糊的時期，一下子有人拉拉我的手，說要我答辭了！我趕忙把底稿拿出來，首先一看，咦，啥字也瞅不見了，我倒過來再看一看，字也沒了，迷迷糊糊找不到個頭，這一急把稿子到揣到兜裡去，自己就瞎講開了！

衆：「爲啥急得喘一口氣」唉！你竟說啥啦？

周：我說早先時候有一個人勸我去當胡子，我不幹。

衆：哈，哈，哈，……你說這個幹啥？

周：不知道，就是這麼說了。「甯沉重的」大家伙高高興興的鼓掌，「笑臉帶着哭意」我自己也不知道怎的啦，眼睛發熱，好像要流淚那樣，當然咯，往年窮的差點去當胡子，今兒倒做了英雄！……

丁：「孫猴」你到好了，可憐我們老三，死的多冤呀！

周：「甯沉重的」這輩子過的陰天日子，現在共產黨爲咱們翻了天，我心思毛主席共產黨就是個公道人，他把工人的血汗都記在簿子上，一厘不差的把功勞都還給咱們，大

伙兒歇吧！當英雄的不只是我一個呀！局長說現在才是開始，以後勞動英雄還要多，是無數的無數的！「大家聽入了神，點點頭，周向甲」小黃你也會！「自貢」春生你也會！「向小黃」小福兒！「把他舉起」你更不成問題。

甲：「沉痛的」周大叔！我爹跟你一樣歲數，技術也頂好，可是他就跳不出鬼子的毒手，……

周：小黃！「即離甲」老孫，張老太太！你們不用難過，共產黨和咱們是一家人，他好比是頭腦，咱們是手脚，咱們緊靠着他就好啦，你們說是不是？

衆：「點點頭」對！

孫：「嚴肅的」周英雄從前幹的是爲敵人，現在幹的是爲大家自己，我的腦子漸漸開通了，往後我一定加油幹！「小羣子上」

小：媽！媽媽！今兒我學會了一支歌！

妻：放學回家要給大家行禮才行呀！「小羣子羞，不贊」

孫：小羣子！你爸爸當了英雄，你就唱個歌吧！

衆：他還會跳舞呢！

小：你們幹啥呀？

妻：大伙叫你唱，你就唱唄！

小：你唱，「不肯」

周：小羣子過來！今兒大家來給爹道喜來啦，你唱一個，表示謝謝大家吧！

小：「唱着，唱着勞動舞步，歌名「勞動多歡樂」」

——幕徐徐落——

第

二

幕

第一場

時間：一九四七年五月。

景：發電廠遠景可見兩個大水塔，矮樹，天空。

幕啓：閃電、雷電交加，由稀而密，風雨、樹倒、電桿歪，繼續風雨雷電之聲密密，

〔王教生由廠遠處逃出，回家望着慢慢起火之處說〕

王：祇要我把閘一推，眼看你們都完蛋了〔拋去〕

——幕徐徐下——

第二場

時間：一九四七年五月

景：周家新址室內同三場

人物：周、周妻、趙股長、曹師父、李怪、蘇甦、宋春海、于華山、孫師父。

〔周滿身淋的通濕，垂頭喪氣跑回家來，脫衣掛帽子，點蠟，呆坐。〕

妻：怎的，不來燈，停電啦？

周：「不答」

妻：睡吧！這麼老半夜。天快亮啦！

周：「不答」

妻：那次不是壞啦又整好啦！操那心也用不着，費那麼大的勁，不睡明兒還要上班呀！

……真是我看你頭髮也有點白了！〔周不答，妻下〕

周：〔修牆工人、李怪、宋春海、于華山、蘇甦、曹師父、趙股長上，坐了一會〕哎！摸黑

啦！你們來幹啥？

趙：不來！我是股長，責任負不起！

李：誰都摸了機器，你說誰沒有責任？現在先不講責任，先研究研究看，爲啥壞的？

趙：天知道！現在民主意見多，股長說的話不算，我知道爲啥壞的呢！

李：曹師父，你有理論，你先講講看！

曹：大家說吧！都燒壞啦還有什麼理論可講的！

羣：「……」

李：五號可以發一萬基羅瓦，算是一架大型的機器，自從送電到現在，我心思還不錯，

市民們也很高興，這一下，唉！……「五號機是曹二爹英雄以後修復的」

于：這是天命！

宋：雷打的！

于：雷再大也燒不着機器呀！

宋：一定是避雷器裝修上有毛病！

李：恐怕配電盤強送，出的事故吧！王敬生平常幹活不怎負責！

曹：是磁鐵的問題，我和周英雄一塊裝修的時候，就知道很清楚，我說磁鐵舊啦，有一塊不地道不能用，後來爲的材料缺乏，又沒有時間好好研究補救的辦法，馬馬虎虎的就用上了，現在可能發生窩流現象，磁力線發熱才燒起來的！

羣：若是這樣，不打雷的時候，它爲啥不燒呢？

宋：兩件事決不能湊一塊兒，不是磁鐵壞拉，就是雷打壞啦！

李：大概是配電盤沒有注意吧？送電線着了電。

于：對了，雷不經過送電線，怎能直接燒壞機器呢？多半是配電盤出的事！

宋：對了，王敬生平常好像不大正派！

蘇：他是有些怪論調，但是雷大了不好強送，他還不懂嗎？

曹：我心思多半是發電機上磁鐵的毛病，不是避電器裝置有岔子，也不是配電盤出的毛病！

趙：早知道不能裝修，就說不能，幹啥要馬馬虎虎呢？

曹：誰敢馬虎啦？周師父不說行的話誰馬虎啦？

趙：我看是你們倆個責任最大。

于：新的材料沒有，能怨誰？怨周師父行嗎？

李：「見周不作聲」周師父你不用着急，機器燒的原因，咱們還要慢慢研究，不能肯定是汽機上的毛病，再說也不能是你一個人有責任，我先去找王敬生談一下「下」把宋：按我心思政府上級一再鼓勵我們，酒錢、發獎品、選勞動英雄！登報照像，這回

機器燒的這樣，你們說上級還會原諒我們嗎？寬大吧！我想也有一定的限度。

子：哼！我看够噲！

蘇：不槍斃幾個算命大！

宋：我再心思心思，我覺得也不至于，只要不是我們有心破壞的，上級能把我們怎的呢？！

蘇：天下沒有那麼便宜的事！

子：不管怎的，大家都有罪，現在看怎麼辦？

蘇：快說，天快亮啦！局裏就要派人來。

子：大伙兒出個主意呀！

蘇：不吱聲到底怎整呀？「大伙，大家默默，周妻上」

妻：來客啦！「眾一驚，仍默默」

蘇：「急的沒辦法」逃吧，你們不想活命嗎？「大家也心驚不知如何是好，望望周，周妻，周妻上」

通：周師父！信！

周：「投信看，把信看完掉在我裏，大家更加急」你們有空常來我家串門，看看小羣子娘

備，做得到的話給他們介紹點零工，補充補充生活。」（眾人起，罵下。）

妻：小羣子他爹你說的啥？你心思不能回家了嗎？（哭）哎呀！我的老天爺呀！

（Dark Charge）

「雞鳴日出，孫人，大家以為周返」

孫：還沒回來？我聽說，半夜里局長把周英雄……

趙：我說完了！不要等，等個吉八毛！

妻：大家伙得想個辦法呀！叫我一個女人怎整好呀！

孫：大嫂你放心，我住在你隔壁，有啥事我能幫助點，再說共產黨八路軍是窮人的黨，

窮人的軍隊還能叫窮人過不去嗎？我心思最長蹲上幾天巴纏子也就能出來啦！

羣：我們都有責任，我們去請求，把我們也關上幾天！不要叫周師父一個人受苦。

衆：幾天，一個月我也滿意，那麼大的一架機器燒壞了，怎賠得起？不償命這就算和過

去的光景不同啦！

孫：好吧！要是政府派人來押人的時候，可不行逃跑，大家有責任，不能叫周師父一個

人受罪！這話大家說的，我聽了！（替周抱不平之感）

妻：哎呀！要大家伙都沒事才好哪！

趙：說句真心話，你們都把屎拉到自己頭上，我可沒有啥責任？

孫：媽的，你是修機股長，沒有責任誰有責任？頭一個非抓你不行！「噉噉」

趙：我主張沒有經驗不能亂幹，他們都不信，這一下子能怪我嗎？

宋：日本鬼子在的時候，要你吃屎也得去呀！今天你就敢說沒責任？

趙：豈有此理！難道你說我給日本人幹過壞事嗎？「怒」是股長的責任就是，不是就不是，爲啥我不好把責任說清楚呢？

孫：「大聲」我說不用爭吵啦！機器燒壞了，大家多想點辦法，股長嗎多負責任也是應該的，現在快拿出主意來，不要你吵我吵的，要是鍋爐壞啦，你們看我！「全場

靜，周從容哼京調入」

周：「走中間向大家看，得意而從容的」你們都不回去，在這等什麼？

羣：「奇怪無言」

周：你們心思我完蛋啦？嘿……沒事沒事，你們回去吃飯，照常上班！

羣：「臉色轉爲笑臉，大家還質問」不處罰咱麼？

周：犯了錯誤，還有不處罰的？

子：不槍斃吧？

周：你的眼睛長到腦瓜子後頭去啦，槍斃我還能回來嗎？

孫：我猜着了，蹲幾天巴離子！

于：太輕啦！

宋：罰一年苦工吧？

曹：叫周師父說吧！你們扯個屌！

宋，于：對，周師父快說！

周：好好聽着，第一……

于：處罰第一條，是不是？

周：是呀，不要插嘴嗎，你一逼我就忘了！這玩意兒，都是新名詞不好記……第一機器
究竟怎麼弄壞的，還要調查清楚……

趙：我說的，還有不用弄清楚的事？

周：怕有壞人搗鬼，叫咱們要提高警惕心！

宋：壞人！我說王敬生那小子可能不簡單！

周：第二機器壞啦，還要修理。

趙：壞了一多半，還修啥呢？重買一架算了。

孫：上那買？

蘇：買是對的。

于：到那買？

蘇：有錢還不能買嗎？那一國都行。

宋：他心思到日本去買去「領刺的」

周：不要吵！第三「勸」第三是，『失敗是成功之母』說什麼……『取得經驗……教訓』大家研究！「勸管」這個話就給我的膽子壯了大半，沒想到黑手抓子也有了創造的機會。

孫：第四？

周：第四？「勸」完了。還有第四嗎？沒有啦。

孫：處罰呢？

周：處罰！我說了三條不就是這了嗎？

羣：「勸」好，回家吃飯，回家吃飯，吃了飯上班！「一勸」

周：喂！慢一點！想起來了，還有一條「大家自願」第四條是一定要修理好！

曹：這怎能說一定呢？

羣：對啦，也與修理不好呢？

蘇：修不好的話，最後還不是給你一顆子彈！

周：「拉蘇拉到跟前割傷一頭」子彈！是給好人吃的嗎？最後一條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我說修不好也要修理好！你說過小豐滿會送電。爲了欺騙和平他們送過幾天，現在他們給送啦？在那？自己不修說得過去？共產黨把你從日本鬼子屁股底下拉出來，你還裝迷糊，亂扯蛋！

羣：上班！上班！走吧！「全下，周換上鞋，取燈，拿鉛筆學着上班去，自然前導出了」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

妻：不吃點飯走嗎？「周若未聞，邊扇邊出」

——幕下——

第三場

時間：一九四七年五月。

人物：廠長，周，李怪。

景：廠長室的一角，有四個電話，軍用式的與自動式的，廠長正在接電話，周明英在等着有事似的。

廠：「拿着一綫電話」喂！是的發電廠呀！……沒有辦法已經壞了……，一時，一時恐怕修理不起來。「第二綫電話」是，是的……喔！可是真沒有法說一定呀！……好的……好的……「一號又響放下」是，是的……我就是廠長……喂！喂，請你不要罵人嗎！我們也在積極的想辦法呀！……「掛上」豈有此理，把我好罵了一頓，「向周」周師父你看四面八方都在埋怨我們，他們就不知道我們正是遇到大難的關頭哪！「三號電話響，李怪入」喂！……我就是……什麼？我是飯桶？……喂！同志你聽我給你說呀！……我們的困難很多，材料沒有……當然……當然是打仗也不容易……我們都知道……好！我們一定想辦法來解決，是，是。

廠：怎麼樣？「向李」

李：廠長，自衛隊組織起來了，一共廿七個人。

廠：對，雖然說我們這裡有警衛班，但是工友自己組織武裝自衛還是很重要的。

李：在早時候我們大家的警惕心都不高，不然，王敬生是破壞不了工廠的。

周：廠裡着火的時候，他上我家去，我看也是有意思的，對我老婆還說了些怪話，……

嘿！這玩意兒不簡單！現在我才明白。

李：打大雷那一次，大家還以為是修機班沒有把機器修理好才引起的火，事後我去找他，想把發火原因問清楚，就找不着他，好在廠長有經驗，報告了公安局，才把那小子抓到了。

廠：我們太麻木了，今後工會要好好叫同志們注意，自衛隊組織起來雖然需要，但在思想教育上要叫大家起來警惕，敵人的特務活動花樣是很多的，……「第二號電話又響」喂！我的名字！

李：沒有別的事走啦「李下：三號電話又響，廠長同時拿筒：喂，向三號」

廠：喂發電廠！「向二號」我，我是他的警衛員啊，「向三號」我是他的警衛員「掛上二號」我不知道呀！……等他回來我告訴他吧！「掛上，四號又響」喂，廠長出去了……我是看電話的！「掛上：一，二，四號，又同時，周接一個，廠長接一個，另

「架設的響着」廠……喂，他不在……我瞎說！〔掛上〕

周：我……發電廠，廠長不在，不在！〔掛上〕

廠：你看每天光電話就整的人心跳……各方面的需要……難怪！民用，商業，工廠，軍需工廠……自衛戰爭的規模又是這樣大！……只要一分鐘沒有電，我們的損失就很大！

周：〔遲遲遲遲與同情〕是的，……一分……鐘……

廠：這是一張細單，你拿去看看就能懂得我們發電工人的責任是多麼大！〔周接過來〕我們一方面派人到其他電力廠請教別人，比如安東鏡泊湖等等，但是，還不能完全依賴他們，自己要着手研究才行！

周：這幾天你領了專門家，技師，開了那麼些會，可是說到最後誰都說不行，真够噲！廠：慢慢來，儘管他們沒有信心動手來幹，但是共產黨對於一切專門人材，技師工程師都是很尊重的，我想切實了解一下，看他們究竟困難在哪？盡量替他們解決！另一方面，老周，工友們自己也要想辦法！〔肯定的〕我們立刻需要電！〔很沉重的〕市民的需要……戰爭的需要！……保證前方一切的供給和我們發電有絕大的關係！老周，〔還沒動〕你想我們不能最後打敗蔣介石，我們工人階級能活命嗎？

周：「想了想，很受感動」廠長！他們不幹，我一個人幹！

廠：「很驚慌」老周！我們相信工人是有智慧的，可惜在過去的時候他們的智慧給奴役者埋沒了……從那以後，工友自己也失去了自信，現在我們鼓勵工友們起來掘發自己的聰明，智慧和創造性，我希望不但你，我希望大家都得動手來試辦，試辦！周師父你看我的意見對不對？

周：「受到感動」共產黨瞧得起黑手抓子，我心裡就高興，但話該怎麼說，我說不上來，就是心思試一試！十分把握是不行，試不好吧，算盡到自己的力量！我們廠有個別專家光崇拜外國的技術，不相信自己，我看這就不行，相信自己又不忘記學習人家這才對，廠長你說是嗎？

廠：是的，我們鼓勵工友們自己動手克服困難，同時也鼓勵大家虛心學習外國的技術，現代工業上的許多科學上的問題，絕不是盲闖可以闖出來的。

周：現在應當怎樣開始呢？我實在瞭了！

廠：不要緊，先根據你的經驗做起來再說……你想過有貽好辦法嗎？

周：辦法還沒有，決心是有！

廠：對了，先下決心是很重要的！……不過還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光靠你一個人的智慧

和決心還是不夠的！

周：他們都不肯幹，不能怪咱們。

廠：對於他們，我們要極力繼續說服，爭取他們一齊研究，對其他工友們呢，也要鼓勵他們熱情，起來和你一起幹！

周：假使把鼓打破了，他們也不幹，難道就不發電了嗎？我看還得幹不是嗎？

廠：我們要盡力認真發動，無論如何他們是會起來的！三個臭皮匠湊個諸葛亮，這句老話你不是也懂嗎？

周：「想了想」人多一塊合計合計是好呀！……對！就這麼的，我回去一定找他們一起幹，廠長的意思無非想把工作整好吧了！

廠：對了！對了！好！「第一號電話廠長接」不在家「二號電話廠長接」不在家，是的，不在家「掛上」唉！頭痛！「自語，把頭伏案，周不自覺的來回踱步，馬上靜默了一

會」

周：「突然的」廠長！「又轉走，興奮的」廠長！辦法，辦法有了！

廠：什麼辦法？

周：「猶豫的」可是不一定……

廠：說出來大家好合計嗎！

周：「翼奮的」怕不行呢？

廠：怕啥不行呢？有辦法還能不說嗎？

周：「翼奮」人家沒幹過的，咱們……

廠：這就叫創造！

周：「翼奮」對！……咱們廠一共有五部機器，一二號太小不頂啥屁事，三號機修理好了一股腦只能發六千多基羅瓦，五六號是兩部最大的，兩部各發一萬強點，可是五號左邊全燒壞了，六號左邊壞了，現在我心思把兩部機器都拆下來把兩頭好的安在一齊，兩頭壞的安一齊……這樣，都修好的話，不是變成兩部新的機器一樣嗎？

廠：你的意見是五六號合併嗎？

周：就是合併！

廠：這是很大的工程，你認為兩部機器的大小一樣嗎？

周：沒有量過，在平日看起來，好像差不多！……所怕的是外部量起來一樣大，折到裡面就不一樣的時候……那時候想裝回去也裝不上，才糟糕啦！

廠：不過，反正兩部機器不修放在那也沒有用，如果外壳套得上就堅決拆下來試試，試

好了是成功，試壞了可以得出經驗，只要工友們辛苦點，我看你這個主意倒是給大家一個希望。

周：「再思索」咱們有圖表先拿出來，大家研究一番，有了三分把握再動手，廠長你看對不對？

廠：對！你們修機班的同志找到一起談談！「握手」

周：你剛才說的我都記住了，要大家一起創造不是嗎？好！我走了「欲下又回頭再來，」還有廠長，還有一個意思不是嗎？幹好了不興吹，咱們的技術還是不夠，還要多學別人的技術，那怕是向外國人學習。

廠：「點頭」對！對！「周下，電話一，二號響，廠長接」

廠：哎……發電廠……喂，廠長還沒有回來呀！……喂！……

——在電鈴聲中幕下——

第四場

時間：一九四七年五月

人物：周，李，曹，趙，宋，于，蘇。

景：機房一角，見可通配電盤之樓梯及配電盤之走廊，牆壁上許多電表等，修機班正在討論五、六號發電機合併問題。

李：大家有主意就講！周師父給咱們動員了半天！

周：「生氣」是不是大家還要酒錢呢？

曹：你怎說那個話呢！去年對於什麼是「工人當家」什麼是「共產黨爲窮人辦事」這些名詞都不了解，修好了三號機才接受了局裡的價錢，以後大家夥已經覺得不好意思了，現在幹活還能那樣嗎？我說的還是個科學問題，不好隨便動手！

趙：祇要能行，無論啥事我願意幹，就是經驗不夠，冒禮冒失的把兩個機器拆散，又隨隨便便的合成一個，那又不是一團面粉！

蘇：大阪的三菱公司也不一定敢這樣作！咱們懂個屁！民國二十六年三菱技師來過一趟，光整六號他都沒法整呢？現在我們還談到合併？合不好把機器都轉跑了，會飛

上天去哪！如果能請個美國技師那也許行！

曹：確實！這是個科學問題，就是七巧板也得先找出一定角度才合得攏呀！

宋：咱們挪挪試試看不行再拿回去。

于：外套都量過了行！就怕裡邊……不過，我想也不大離。

蘇：可惜不是一張圖畫，畫不好用橡皮擦去，重新來畫，光拿咱們這架二十噸的起重機說吧，三十噸的固定子，他怎麼能揚起來呢？試試，沒那麼容易的事。

趙：我說啦，我不是不熱心，就是沒做過的事不敢做，大蓋子對上眼，小螺絲眼不合適還是不行。

宋：小眼用洗子洗一下不就完了嗎？

李：周師父剛才不是說過了嗎？廠長叫我們發揮自己的智慧創造新的方法，新的經驗！

趙：嘿：「輕笑了一下」輕驗是經驗怎能創造呢？

宋：你們怕三菱我就不怕，中國工人雖然唸書少，可是腦瓜子還不笨。

于：「激動」我們要把舊腦瓜子拿出來刷一刷！

曹：「怒，走過來撈打」誰的腦瓜子舊？科學你不懂，理論你不知道，大家都是工人，你要刷誰的腦瓜子？你說！

蘇：我偏說中國人的技術不行。再說也是沒法幹。拆下來再裝上去，笨球才這樣做。先洗洗你自己的腦瓜子！

李：不要鬧，慢慢商量〔勸開，趙股長溜走，李又去勸趙〕趙股長別走，他不是說你，生氣幹啥呢？這還是修機股的工作嗎！

趙：我是股長，說不能合，也是向廠方負責呀！你們偏偏不信。好，你們有周師父就得啦，我不沾包！

周：哎，趙股長，你說這個就不對啦，廠長叫咱們發動大家一起幹，今兒咱們就一起合計合計，怎麼有周師父就行呢？我沒有說過我一個人行呀！

李：〔勸周〕周師父，你也別着急，咱們還是多研究研究具體的修理辦法！〔趙下〕

周：怨大家不齊心研究，一個人能行也就不用開會啦！

曹：咱們說的話不算，改行也好。

蘇：曹師父，走！

李：喂，你們不要走，還得談下去嗎！喂曹師父！〔翻身發現了〕喔，趙股長已經走啦！

周：讓他走吧！老宋，老子、散會啦，你們走吧！

李：「對宋子」我們一齊去勸勸他們回來，電不能不發這和戰爭勝利有多大關係呀！你們倆說話要注意不興上火，要耐心說服打通他們思想，才能解決問題，雖然我們不全依賴他們，但還是要好好團結大家，把他們氣跑了對工作沒有好處。

宋：爲了工作我當一下孫子，好！我找曹師父去！

李：「對子」你去找蘇甦！

子：我找他？

李：對麼！你們先去！趙股長由我去談！「宋子下，周上」周師父我們的責任很重大，要把機器修理好，還要把機器班的工友團結好，有一個人不認真，就會把一個螺絲上錯，這樣將來在工作上會發生很大的障礙！

周：這個屁會不開也行，你說得什麼時候才能打通他們的思想？依着我的老皮氣來說，早就不幹啦！

李：說啥也要努一把子。發電不是你的事，我的事，是支援戰爭，什麼事不好忍耐點呢？我去找他們回來。「下」

周：「心裡煩燥，來回踱了幾步，宋，曹上，周背着未理他們的，子、蘇上、李，趙上，大家靜坐無語，周把臉轉向大家，欲說難開口的樣子，又踱步忽停，開始講了」剛才是我

的不對！廠長叫我發動大家幹，結果我把大家氣跑了，我心思嗎，技術差，大家一齊研究就不大離兒，材料缺嗎，先看看缺什麼？能買的買，不能買的找個給代用，能做的咱們還有個修理工廠，過去的材料你說那幾樣不是工人的手自己做出來的呢？……五號發電機是特務王敬生造下的罪孽，在大雷時候強送把綫環燒壞了一個頭，另一頭是早先的時候綫環跟磁鐵連電，磁鐵燒壞了一個大窟窿，燒綫環那頭有材料，可以把綫雙重纏一下，至於……燒壞磁鐵那頭呢？……

李：把之卸下來勻開可以吧？

周：對了，只有這個辦法比較可靠！

曹：我看不行，拆下來還有三個大問題：第一，拆下來再裝怕緊不好，還是剩下磁鐵怎麼辦？第二，一萬多片都勻散開啦，不能齊怎麼辦？第三，再說怎麼修理磁鐵上還是缺一塊，我看還是科學問題，科學怎能馬虎呢？

趙：三菱的機器一次只能造一個，所以一次做出來的是一個樣。五號六號是同一年的出品，裡面完全可能不一樣，我看是沒有合併可能，拆下來是傻子幹的事！

周：工友們的話也是挺有道理，現在就是讓我們想辦法來突破這個困難，失敗是成功之母，只有共產黨才能給工友們這種學習和創造的機會，我們爲啥還怕呢？況且各方

面要電非常急迫，廠長說的，只要一分鐘不發電全市的損失就很大。你們看！

李：「後邊車子賣」一分鐘不發電：食糧少出三千斤，水二百五十噸，木材二百枋呎，洋炭二百五十噸，火磨一千一百零七斤，紡織二百尺紙五百張，印刷四千張。

周：還有鐵工廠、交通、皮革、染業、醬園、飲料，那樣不需要電呢？就拿電影院來說吧！大家興高彩烈去看『民主東北』結果看到半拉鬧退票，你說掃興不掃興呢？最後我們拿代用照明等物質損失來說吧！你再聽下去！

李：洋蠟代用需要二千零三十斤，豆油代用需要二千斤，棉線代用需要一百斤，洋火消耗一分鐘就要二千盒。

周：「聽入心痛的聲音」再有一種工廠就是軍需上用的，戰士們也是我們窮苦的弟兄，他們流血犧牲，替我們打頭陣保住了全市，保住了你們的老家，他們需要吃飯，穿衣，穿鞋，需要砲彈，子彈，我們，只要我們用用心思，動動兩隻黑手爪子，為什麼咱們就有那麼多的困難呢？我心裡難受！「鼻酸狀，哭聲」共產黨連打了二十年仗，辛辛苦苦打平了天下，叫咱們享受了！許多弟兄們還當了英雄，我常常過意不去，因為我幹的還不夠……過去給敵人發電，製造槍砲炸藥，是炸死我們窮苦的弟兄「稍奮激」我們麻木的幹了十四年，後悔也來不及，現在是報仇的時候了，我們

急于發電建設後方，支援前線，那樣不是爲了自己？這個戰爭是爲誰打的？千萬個弟兄犧牲了是爲誰犧牲了？你們說！

子：周師父我累死了也要跟你一起幹！

宋：自從周師父修好了三號，又修好五號，修理五號的時候，十四層葉片脫離了正體，在日本要用水壓機把它壓回去，周師父只靠一把鐵錘把他打合攏的，他還創造了汽水濾過器，他到龍井，拆卸機器吊回轉子的時候，六十噸起重機，鐵鍊子往倒滑，好大的危險呀！回轉子要摔下來的話，全部機器就得報廢，而周師父不顧死活，抱住架子，死勁夾住鍊子輪，胳膊上連血帶血都夾出來了，他這種苦幹的精神，我們爲啥不跟他模仿模仿呢？剛才他說，幹活那樣不是爲咱自己，現在是我們翻身報仇的時候，我們爲啥不……「頌屏，激動大家感動被寬放了，蘇楚也稍有轉變，但只仍硬」

蘇：「做聲的」我們的技術不好，困難多，我也不外說說而已，剛才你們說的話我都聽明白了。

李：聽了周師父的話，我看大家也沒啥說的了，我們還是談具體問題吧！

子：對！「向周」周師父，我對修理有意見，日本人的時候雖然有大壓力機才能把大器

絲壓住，我看我們卸下來用人力也能緊好。

宋：再說磁鐵怕勻散不齊的話，我心思做幾個模型，硝子板逼着他，我看也能行！

周：對了！到轉運時候，要是發現缺幾個電壓，可以做個抵抗來調整！

李：趙股長你還有什麼意見嗎？

趙：反正周師父有信心就行，我的技術也舊了！不過盡我知道的我還是負責。

曹：最後還有，找軸和盤根的中心，這個問題是最困難的，如果中心弄對了，其他也許

好辦！

李：對了！那就先找中心唄！

周：這確實是最困難的一件事，由我多負責把他找準了，大家多幫助我，廠長說了，什麼事都要靠大家合計着幹才能成功！我的理論不多，經驗嗎，這個事咱也沒幹過！

李：好吧，周師父帶頭，大家幫助，就這麼的，還有啥說的？

宋：明兒開始幹吧！

羣：對！就這麼的！〔大家慢步下，周一個人低頭坐着，一副沉重的心情愁眉苦臉的樣子〕

——幕落——

第

三

章

時間：一九四七年十月。

人物：全體修機班，廠長，周妻。

景：大汽機跟前。背見牆上兩個大窗，左右側及台前見修機班在工作着。

宋：老蘇！這幾天看見你怎麼老不說話呢？

蘇：工作時間你看見誰多說話來？

宋：爲了工作？我看不是吧？

蘇：不是！你說是爲了啥？

宋：你自己清楚，你自己說吧！

子：爲了五六號快併對了吧！

宋：要是「掛機」大蓋扣上合不攏的時候，就該你吹了，「什麼大阪三菱」……「中

國人沒有技術」嘿！可嚇唬啦！

蘇：「猜愁」你，你還提這個幹什麼？

宋：不提，你看周師父把中心快找對了你就怕提了，我說舊腦袋要拿下來洗刷洗刷，你

大概不至於有氣了吧！

蘇：我不和你談！

于：「嘲笑」哈，哈，哈，他現在怕說，喂，你不和他談，我還要找你談呢！

周：「在機器裏噓」轉！

宋：「向蘇」轉呀！「蘇不動」媽的！爲啥不轉？

于：老蘇，快！幹啥你？

蘇：我不幹啦！

周：轉！「又噓」媽的你們睡着啦，爲啥不轉呢？

李：不幹還能行嗎？有話回頭談嗎？快！快！快！「推着他」

周：轉！「機器轉」

于：我們是不怕有人消極怠工的！

周：停！「機器停」

李：「找蘇」你剛才的態度很不好，周師父曹師父鎖在裏面悶了好幾天，他叫轉，你不轉，這叫啥呢？這個工作一開始大家都有點擔心，最困難一點就是要把中心找好！現在找的一天比一天強，大家都積極，就剩你一個思想沒解決，再怎麼的你也不能防碍工作呀！

蘇：你說我思想有問題，其實這兩天我自己也開始檢查了自己，他們倆個到經常說怪話

嘲笑我！從前光崇拜外國人有技術，抹殺自己工人階級的力量，的想法是不對！周師父有這樣的技術，又能創造，工友們出的主意也不大離！我從前想不到，現在可看清楚了，他們倆個……

李：「哥」春海，華山，你們兩個不應該嘲笑他，過去誰也瞧不起工人，修機器的時候，他媽的這邊在修，那邊還得掛一塊布，不叫工人隨便看，現在的時候大不相同，機器全部交給工人，媽的，誰能一下子能有信心呢？蘇甦的腦瓜子慢慢也轉變過來了，你們再笑話也就太不對了！

宋：對！下班咱們開個檢討會，他先反省咱就沒意見！

周：轉！「轉」停！「接着工人在外喊」好！「機器即刻停了」。轉！「又轉動」「甦長上」

廠：大家找的怎麼樣啦！

衆：強多了。

廠：周師父曹師父還在裏面？

衆：在裏哪！

周：停！「工人喊」好！「機器停住了」

廠：大家得歇歇吃飯吧！〔周鑽出〕

周：不行不行，還要調整一下……〔指機器說〕

廠：周師父，方才……

周：喔，廠長還在！

廠：我下去了一趟才來的，方才局長又打電話來，關心咱們的工作……

周：請告訴局長，大家情緒很積極。

廠：中心找的怎麼樣？

周：行了，頭天差千分之十咪糧，二天千分之八九，一天比一天強，現在只差千分之

二·五，這不就快了嗎？本來差千分之五咪糧以下，也就不碍事，可以合上去，不

過咱們盡可能整它百分之百的準確，這樣對機器的保護上來說也能好些！你看！

〔響崗工人〕把蓋子挪開！鐵皮紙拿來！〔周注意一工人用鐵皮紙在機器上的動作，

並指著〕下兩個！上半個！不對！不對！左邊再上來一點好！蓋上！〔響上〕

妻：羣子他爹！

廠：周師父還沒有吃飯！

周：你怎麼又送飯來啦？

妻：這是晌午飯！

周：喔！早上的我還沒吃呢！忘了，「撐未吃的飯」你稍回去吧！

妻：嘿哪，這回可別忘了！

廠：先吃飯吧！

周：找到了中心，比吃飯還飽呢！「南廠長話」要是五六號能併得起來，瞧不起中國人的人，也不敢瞧不起了，光找書本的人也會動動自己的手啦。還有，最有意思的，小豐滿蔣介石也欺負不了咱們了，他不給咱們送電，嘿！不送就算，咱們自己有呀！還有，最有意思的是我們城裡動力够使了，工廠裏輪盤子一轉，面粉，糧食，還有砲彈……這不是給前方支援了嗎？一想到這，你想還用吃飯？自然就飽了！蔣介石賣國給日本，眼前又一點一點賣給美國，當亡國奴那股味我是嘗够了，有錢人總是跟有錢人合伙，多少輩子咱們窮人，窮的糊塗，不是怨天就是怨地，現在我可懂透了！不是那一回子事，用咱們的新話來說吧！咱們和他是階級的死對頭，不是嗎？就是說那天你蔣介石在，那天咱們就得受苦，廠長，你說我有辦法，我的辦法原來就是這股氣擠出來的！再就是黨給我的鼓勵，你看，再過一個月吧！這兩部機器嗡嗡隆隆一轉，啥都不怕了！「南工友」螺絲都上緊啦？

李：「向周」緊了！「周，曹鑽入機器，廠長下」

周：轉！停！「外頭工人喊」好！「機器停住，趙上」

趙：「向李」今兒已經是第五天了吧？

李：已經第七天了！

趙：按過去來說，只要找三天就足够了！這玩意兒我說不一定行吧！

周：轉！停！「外頭工人喊」好！「機器停住了」

曹：「爬出來」千分之一·五！

羣：行了嗎？

曹：行了！不用再找了！

趙：真的找對啦？

曹：沒錯，很準！

趙：按我的經驗是不可能做到的，現在給你們七嘴八舌的整對了，這不過是很湊巧的事！

曹：唉！趙股長，你的經驗不行了，要實際幹，才会有新的經驗，這一次我跟周師父學了不少東西，往後我膽子也能大些了。

趙：難道你們都心思我落伍了！我跟上來的信心還是有的，你們別隨便輕看別人哪！

李：噢！周師父怎還沒有出來？周師父！周師父〔周慢慢的鑽出來〕

周：叫喊什麼？

李：我看曹師父出來了，怎半天沒見你呢？

周：找準了，心也放了一大半了，但是各方面再觀察觀察，小心點好！你們都累了吧？

叫他們澡塘裏放熱氣，大家洗個澡怎麼樣？

羣：走！〔工友們先後下，周等大家走後，他站起來，看看機器，抽支煙，摸摸機器點頭，

自語〕

周：哼！不大離！

Dark Change

若干時間之後，工友們從困難的境遇中轉入順利的，走向成功的階段中，舞臺燈復亮時，機房變為全景，工友們愉快的緊張的工作着，順利的在安裝他們的機器，工作中的勞動歌聲是跟燈亮時同時起來的，表現着強烈的勞動情緒，歌完幕下，全場不加對話，〔附歌劇〕

歌：第一節：嘿！炮火轟隆隆的響，太陽裏出現了共產黨。

工人翻了身，自己管理工廠，你出主意（來）我訂計劃，

運用智慧，提高技術加油幹，把一輩子（的）壓迫一掃光。

嘿，解放的弟兄們！開足馬力向前轉，

建設革命的力量，消滅蔣介石法西斯集團！

支援愛國殺敵的自衛戰，堅決求得全人類的解放！

第二節：總！機器隆隆隆隆的響，發出電來到處閃閃亮。

不怕機器腐舊和那器材缺，不怕危險廢疹磨腸酸。

大膽修理創造增加發電量，我們的幹勁是無比堅強。

嘿，勞動的弟兄們！開足馬力向前轉，

建設革命的力量，消滅蔣介石法西斯集團！

支援愛國殺敵的自衛戰，堅決求得全人類的解放！

第三節：總！機器隆隆隆隆的響，大家積極負責有力量。

師父徒弟互助團結一齊幹，改造千金塔別學混屎蟲。

你幹，我幹，不歇機器不斷生產，齊看那勞動的先鋒和模範。

嘿，勞動的弟兄們！開足馬力向前轉，

建設革命的力量，消滅蔣介石法西斯集團！

支援愛國殺敵的自衛戰，堅決求得全人類的解放！

第

四

幕

時間：一九四七年除夕。

景：鍋爐門外一角。

人物：老金，老艾，周明英，廠長，李怪，孫師父，通訊員。

艾：喂，老金，今晚七點送電你說能送出去嗎？

金：啥都準備好了！怎不能呢？

艾：你想想看吧，我尋思難說一定。

金：缺煤不是嗎？

艾：對了！煤還在那頭放着呢，你想怎整呢？

金：工會主任早發動人去推啦，要你犯愁？「李怪上」

李：喂，老金，老艾，今晚輪到你兩個守鍋爐！

艾：是我們倆，你上那去！

李：不上那去，我來看看煤缺多少。

艾：你們修完了三號，立了功，現在又完成了五六號，修機班真是了不起！

李：當然啦，工友們的工作情緒和過去大大不一樣了，光五號一傢伙能發一萬多基羅

瓦，咱們局長已經呈報了政府，今晚上就送電，政府也給全市民工商界公佈了，大

家都高興得要命，需要動力的工廠，也解決了問題，現在大伙就等着七點鐘呢！

艾：送電！

李：鍋爐還不成嗎？

艾：鍋爐都是修好等汽機，沒有過汽機等鍋爐。

李：你誇啥呢，孫師父常說，鍋爐一天要出十八次毛病，時時刻刻要注意着，只要一不小心，就會發生停電的危險！

艾：毛病是多，要有停電的原因也決不能是我們鍋爐出的岔子。

李：那麼你爲啥說今晚不一定能送電呢？

艾：「大聲的」煤缺，你不是不知道呀？

李：不知道？工會昨天爲啥要開會呢？我給工友都解釋清楚了，說各地需要煤的很多，火車拉來不及，我們這里的煤也就不够燒，現在要從二里地外去推，就得一百三十個工才趕趟，工友們都答應啦，三十大晚也來幹，我心思他們一大早就能來的，誰知道不對頭，還沒來！「周上」

周：李怪！你這個工會主任怎整的？工友們都在家里趕面合餡包餃子，過年呢！機器修好了，鍋爐等着，沒有煤發不出電，這不是笑話嗎？我自己去推。「生氣」

李：光你一個也不行呵，怪我沒動員好，我去催去！「廠長上」廠長！

周：廠長，準七點送電沒有改變吧？

廠：七點。現在已經六點了。

周：怕不趕了「食」怎整？我去！

廠：上那去？

周：去推煤！

廠：等等，咱們一起去！

李：廠長自己也去！「驚」

廠：局長剛才來電話，他馬上就來。

周：來推煤？

廠：是的！

周：那還了得，天下沒有過的事。

廠：除他之外還有一些職員女職員都來。

周：女的也來？好，她們推一車，我推四車！

廠：李怪，你趕快去動員大家，來不到一百二十人，咱們今天就發不出電！

李：對，我去。「急下」

廠：周師父，走！「回頭」

周：廠長，你不用去了吧！

廠：行，走，走！

周：哎呀！共產黨這樣領導工人！「很感動的拉住廠長的手，不知如何是好」哎，你們好好注意鍋爐！

艾：對！「廠與周同下」

「推煤散碎若斷若續由遠而近，台前暫時可以沒有什麼動靜，過一會之後孫和金、艾才出來」

孫：來來，咱們談談……鍋爐我都檢查過了，沒有啥毛病，現在就靠你們注意，聽我說！

第一，今晚不許打瞌睡。

第二，風門大小要好好開關。

第三，看氣壓。

第四，看水解不夠。

第五，煤要調整調整。

今晚是過年，送的電量大，一切都要加小心，記住沒有？咱們鍋爐房不能落後，要向周師父看齊，好好幹……好好幹（像個爸爸）喂，喂，今晚是一九四八年的頭一天，要是把電送好，就是說今年是個光明年，這，這不算迷信，是這樣，是這樣，好，你們加些小心，我就在那頭，有事馬上告訴我！（下，周其長磨頭大杆上）

廠：周師父我看還是快不了也，本來我們預算一百二十個工去推，就能保證够使，大家一聽說是局長也來，不用動員，自動都到齊了，現在超過原來二、三十，這一下大可放心了，你還是留心你自己的工作崗位去吧！

周：對！（艾上）

艾：報告廠長不好了！

廠：啥事？

艾：鍋爐出了事故！

廠：那塊出了事故？

艾：不清楚。

廠：是不是你和老金調整上的毛病呢？

艾：不是，大概是鍋爐裡面的毛病。

廠：老金呢？

艾：在。

廠：孫師父呢？

艾：來了，在檢查呢。

周：糟糕！還有多少時候？

廠：「看表」還有一刻鐘！

周：準七點，怕不趕趟了！〔周急欲進鍋爐房，與孫上〕

廠：怎樣啦？

孫：爐鍊和翻灰火瓦頂住了，要滅爐之後，才好整。

周：滅爐？滅了還要重新燃起來，那怎趕趟呢？

廠：已經燒了多久啦？

孫：好幾個鐘頭了。

周：熱到七十幾度，不要緊，我進去。

廠：七十幾度，那會把人燒乾的！

周：不要緊，搶修一下，過去我幹過五年修理鍋爐的，況且政府的信用要緊，我進去！

孫：你要進去？那我是幹啥的？我進，進我一個行啦。

廠：哎「艾上」熱度確實燒得多高了？

艾：七十五度，但是剛才煤量又加多了。

廠：周師父，孫師父，不行！我看人是不能進去的，想別的辦法吧！

周：再說一分鐘的話就完啦，「對艾」找件棉衣泡上水，快！「艾，孫，周下。找煤的款，聲響的可聞」

廠：過去時候用槍堵住他們也不能跑進去這樣高熱的鍋爐裡，現在都變了！都變了！

……因為他們已經懂得工廠是他們的小家，解放區是他們的大家，送電就是給自己家裡送的！「廠長被工友們勇敢，熱情的工作態度感動了，興奮而感動的目擊」

廠：已經六點五十分了！怎麼還不出來，「艾上」老艾！怎麼樣？

艾：還沒有出來？

廠：燒壞了，可不得了！老艾！你和老金兩個準備好，叫周師父孫師父出來，你們替上。

艾：好！

廠：你有把握嗎？

艾：有！「艾下，金上」

金：廠長！已經修理好啦！

廠：他們呢？

金：出來了「周，孫上，有一工友手拉電扇跟著他們」

廠：好，好「邊前」沒有烤壞吧！

艾：哎呀！你的臉簡直像個紫茄子啦！

金：眉毛捲起來了，汗毛也燒光了！「幫周孫脫去棉衣，廠長用自己脫下的外衣，給周

孫」

廠：濕棉衣也胡了！把你們烤的够陰！「黃訊員上」

通：廠長，來電話了！

廠：那裡的？

通：幾個電話都叫啦，說是電送到啦。謝謝咱們！

羣：電送到啦？！

廠：「看表」正七點。「廠下」

周：孫師父，你的胡鬚也烤沒了，但是換來了全市的光明，你覺得怎麼樣？

孫：嘿，不用說了，你的推動給我加了一把勁。

周：要是修不好，再烤的厲害一點，我還是要堅持下去！說什麼也不能耽誤送電，不是嗎？

——幕落——

第五幕

時間：一九四八年一月

人物：周，孫，羣衆。

景：第二屆公營企業勞模受獎大會會場一角

舞台側面擺着周明英大像，左爲發電機模型，大像邊的高處有擴音機，幕啓時有若干念經的羣衆，有的站在模型與前小臺的兩長短論，有的仰首靜聽，擴音機裡發出來的講話。

擴音機：同志們，現在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本市發電廠的模範事蹟……去年本市發電廠接收了偽滿遺留下來的九架腐舊的汽機，在共產黨的領導和周明英帶頭苦幹之下，已經完全修復起來了，現在能發出的總電量是三萬五千基羅瓦。

周明英在去年第一次勞模運動會上榮受了二等勞動英雄的稱號，在他直接領導下的汽機班成爲模範班，許多工友們同樣的在第二次勞模會上受到了政府的獎勵，他自己升爲一等勞動英雄，現在又是特等勞動英雄了！

周明英最大的貢獻是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修復了發電機，給了本市工商業的發展很大的幫助，並間接的支援了戰爭，也是給那些經驗主義和駭怕困難的人一個很好的回答，並且堅定了勞動者創造一切的信心。

周明英在今天他不是一個普通的英雄，他已經成爲東北解放區一面光輝燦爛的旗

戰，全東北勞動弟兄們的先鋒！

同志們！今天在我解放區裡已經有了千百個周明英了，他們的成績將標誌着我們生產力量的增長，同時給了自衛戰爭的勝利以最大的保證！勞動的同志們！黨信靠着你們！繼續努力吧！新中國的勝利就在眼前了！〔群衆鼓掌〕

甲：歐！那邊來的……？

乙：誰？

甲：周明英！

乙：是他？

甲：很像！……就是！

乙：對了，……過來啦，過來啦！

甲：喂，你們看！勞動英雄！〔羣衆們朝着同一方向，周與孫師父上〕

羣：〔齊聲〕勞動英雄！〔把他包圍住了〕

甲：周老英雄，這是什麼？〔把他拉到羣衆眼前，此時擴音機放送着曲子，輕輕的聲在羣衆對話中，直到末一句〕

周：水塔！

乙：水塔幹什麼用的？

周：水塔就是……

丙：周老英雄！這又是什麼？

周：這個嗎？……

丁：周老英雄，他是什麼英雄？

周：他是鍋爐英雄，叫孫師父！

丁：鍋爐英雄孫師父？他自己沒有名字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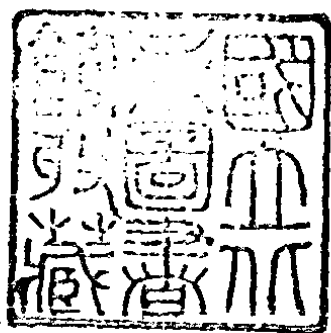
周：他現在的名字就叫孫英雄！

羣：「齊聲」孫英雄！哈哈！周英雄！孫英雄！「播音機曲停，另外播送開燈」

播音機：現在我們請文工團給我們唱一支歌「向勞動英雄們看齊」（以工人生產爲內容的）請大家肅靜「播音機唱了，羣衆隨播音機齊唱，周，孫被包圍着，幕落。」

——全劇終——

一九四八，六，于發電廠稿。



勞動的光輝

著者 王 明

出版者 中國書局

發行所 中國書局

（北平）

分銷處 上海 中華書局

分銷處 天津 中華書局

分銷處 哈爾濱 中華書局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版一萬冊（大連）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1.6
3-6

BC 00305

3.6